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詳解卷三 四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　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任　溥

謄錄監生臣嵇承羣

用易詳解卷三

宋 李杞 撰

上經 比至否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君子周而不比比非美名也然

能審其所比比而不失乎正則非所以為美者未有不反為至美者也故原筮元永貞无咎原再也再筮而後從之貴其審也曰元曰永貞而後无咎苟非善與貞則咎有所不免矣比之世五以一陽為衆陰之主合陰以助陽故曰比輔也下順從也天下惟柔者易于苟說惟剛者不肯苟從凡阿諛求合者皆柔弱之徒而守貞不屈者必至剛之士比之所謂元永貞惟九五之剛中足以當之五陰求比於陽而阻於坎

險故有不寧之象不寧者求安是以方來而不窮上下皆應之也後夫凶謂上六也比比道貴乎始衆人皆求比而已獨後焉進无所與退无所附其凶也宜哉嘗觀蒙初筮告再三瀆而比原筮元永貞无咎筮一也在蒙則以再三為瀆在比則以原筮為吉何也蒙之筮以人求我者也以我為人求其進退在我故欲其審比其所以異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建萬國親諸侯比之大者也古者至治之世天子適諸侯曰廵狩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成周盛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上下相親相比共樂大同協一之風當是之時不獨下之人有以比于上而上之人亦有以比于下分雖嚴而情不至于相隔茲非比道之大者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居比之首而欲求比于人比之最難者也夫以疑待物物必猜焉以信待物人必保焉求比之初茍不以誠信自守未有能无咎者故必有孚比之而後可以无咎也信之在人緼於一心之中不過盈缶之微爾然而感此而彼應感近而遠應感一人而千萬人應其始雖甚微而其終也方來畢應至於有他之吉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蓋如此也齊桓公于柯之會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故天下諸侯皆翕然歸之而伯業

以成傳者以為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此豈非所謂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者哉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求比之道莫患乎舍己而惟人之徇舍己而惟人之徇則物重而我輕未有不喪失其所守者二居中得正安恬自守是知以内自重者也夫所重者在内則其求之於人者必不茍以此為比尚安有自失其守

者哉伊尹不以湯之幣聘而易其畎畆之樂孟子不以齊之萬鍾而廢其不見諸侯之義皆比之自內者也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之所比者上也上有无首之凶則非其人可知矣非其人而比之是可傷也商鞅之於景監谷永之於王鳳牛僧孺之于李宗閔皆比非其人自陷于奸

邪而不悔可不悲哉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外也賢也上也皆謂五也四之應在初初為内則五為外可知矣四不内從其有應之初六而外比乎剛中之九五是能知所決擇者也故為貞吉貞吉者謂其以貞而得吉也比不失賢以從其上可不謂之貞哉伊尹醜夏而歸亳微子去商而歸周陳平自楚而

歸漢馬援舍隗囂而歸光武皆知外比之貞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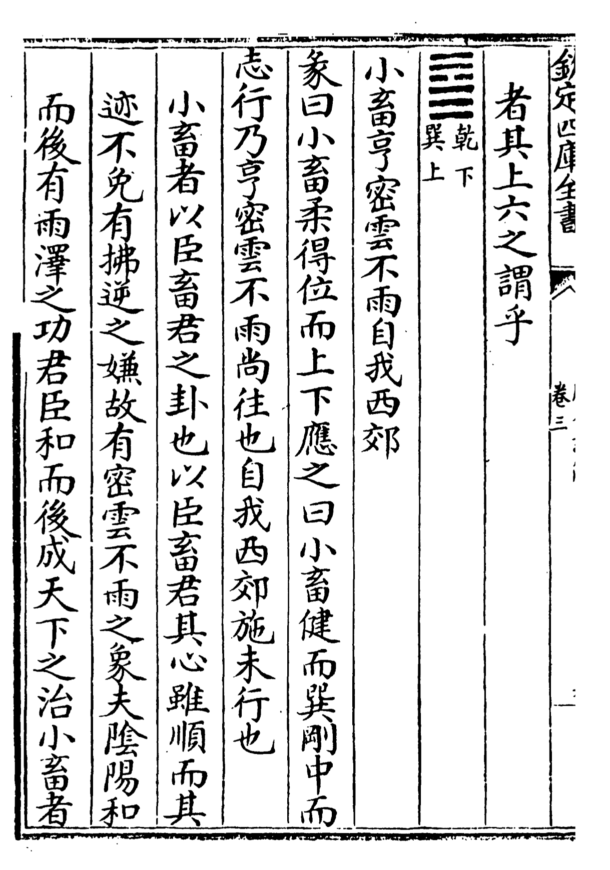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顯比比之顯然者也王者比天下之道明白洞達其好惡人皆得而見之故曰顯比也三驅之禮三面鈌其一禽逆來向我則舍之其背而去我則射而取之舍其逆來者而取其背去者故其所舍必前禽也王

者比天下之道叛而伐之服而舍之故邑中之人不待誠而吉夫邑中之人在吾封域之內皆前禽也而尚何用乎誠之也哉是故可取則取之可舍則舍之使天下皆知相親相比之義而無乖爭犯陵之習所謂建萬國親諸侯比之大者未有大於此者也非所居之位得其正所使之道得其中能若是乎成周盛時洛邑既成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咸在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其比可謂顯矣而商之餘民猶有所

未服故成王伐淮夷伐奄四征不庭而後天下晏然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以成太平之治然則舍逆取順
真王者比天下之極功也哉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比道貴乎始始之不正其後有不可勝言者矣故上
六以无首為凶惟其无所始是以至於无所終也塗
山之會萬國畢赴而防風氏後至為戮所謂後夫凶



者其上六之謂乎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小畜者以臣畜君之卦也以臣畜君其心雖順而其迹不免有拂逆之嫌故有密雲不雨之象夫陰陽和而後有雨澤之功君臣和而後成天下之治小畜者

以臣而畜其君君未必肯受其畜而臣必求有以尚之外有所拂而内有所拒君臣之間未能和同無間此所以止為密雲而不能為雨也西郊兊也隂之所居人臣之象也小畜之密雲自我西郊言其所以致此者皆人臣為之也然則為小畜之主者其六四之謂乎四以柔居隂正當大臣之位而上下五陽從而應之四所以畜者也而上下五陽為其所畜者也畜君之難古人病之故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宜若有罪

者也而畜之以其道則何尤之有故健而能巽剛而得中雖有諫諍之名而無矯訐之過夫如是則吾之志可以有行而君臣之間可以相通而亨矣密雲不雨非不雨也尚往則雨也自我西郊非止於西郊也所施之未行也方其為畜之初上下扞格而不相入故雖有愛君之心而人君或有所不能受是以所施齟齬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是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陽居其所陰喪其朋然後雲

行而雨施今六四之巽既上騰矣然而未離其類自我西郊是以屯其膏而未下也子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尚往之為言猶曰乃與類行云爾自我西郊而未達於東北施之未行不亦宜乎東北艮也自北而東震也大畜以艮畜乾而九三上九皆有震體此其所以異於小畜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雲所以為雨也而風薄之是以不能雨也君子當小

畜之世未能行其所施則當漸以積之而不可太驟故以懿文德以懿文德者君子自畜之學也天下未有己之不正而能正人者小畜之君子必先懿其德於己而後求有以畜其君豈非自治之道哉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以臣而復君事之不順者也此宜若有咎矣然而復之而務引其君於當道則其心實順故曰何其咎吉

謂心乎愛君其迹若可咎而其義則吉也此所謂畜君何尤者也其周公攝政之事乎周公攝政人有非之者矣然周公之心不過輔導成王盡其拳拳之愛爾彼流言于國何足為吾咎哉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以全體論之則為畜者巽也受畜者乾也以六爻論之則爻皆有畜之義九二以陽居陰此大臣之得君

而欲恬退者也惟其以恬退自處故常有求去之意必待牽挽之而後復夫牽之而後復雖不若復自道之為美矣然退不失其中則亦未有不吉也其周公作君奭之事乎周召相成王為左右而召公不悅欲遂引而去周公作書以挽留之丁寧委曲無所不用其至而召公亦釋然自悔有篤棐時二人之言此豈非所謂牽復吉者哉

九三輿説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輻者輿之所頼以行者也妻者夫之所資為助者也輿而説輻則不能行夫妻而反目則不能正其室矣此猶君臣相資而至于不相悦未有不睽離者也三處乾之極而受畜于四四之畜三三之所不能堪也乾為夫巽為長女故有夫妻反目之象其周公東征之時乎周公遭變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是以不免有東征之役茍非金縢之啓不辨而自明則反

曰之禍必有不可勝言者以臣畜君雖有周公之聖
幾不能免可不畏哉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小畜之所以畜乾者四也四以陰畜陽是以臣畜君
之象也以臣畜君其事為不順必有忠信之誠而後
可六四惟其有孚是以血去惕出血去則可以无傷
惕出則可以无懼无傷无懼何咎之有四之所以致

此者以其忠信之念有以動悟人君之心而與上合志故也其周公西歸之事乎天大雷電以風之變周公之精誠上通於天金縢之書一啟而成王即知悔悟歸禾嘉禾之書作君臣交歡亦可謂無間矣非周公之忠誠不欺豈能致成王之自悔也哉故公自謂作周孚先信乎其有孚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以巽畜乾卦之全體然也而自六爻别之則四為臣五為君五亦受畜者也五切近于四故謂四為鄰四既有孚矣而五亦以信待之君臣相親相信牽攣而无間五不能自富也而待四以為富四之畜五其有功於五亦多矣是君臣相資之至焉者也周公既歸於東輔導成王盡其愛君之忠而成王亦拳拳於公留之而不使去故制禮作樂成洛邑遷頑民皆公身任其責而成王因之以坐享太平之治此其所謂富

以其鄰者哉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處卦之極畜道成矣故前日之密雲不雨者今則既雨謂其陰陽之和也前日之自我西郊者今則既處謂其君臣之無閒也上九果何以得此哉其德之積厚有以任天下之重也雖然以臣畜君事為不順不可過也故有婦貞厲月幾望之象夫婦所以配夫也

而不可過乎貞過乎貞則危矣月所以配日也而幾至于望則敵乎陽矣以臣畜君畜之太過其能无陵犯之憂哉故君子於此不可復征征則凶矣此周公復辟之事也周公既歸自東君臣相得無閒亦可謂既雨既處矣公自任以天下之重一身總百官而不以為辭亦可謂尚德載矣而公乃復於明辟焉豈非憂其婦之過乎貞而月之至于望也哉不然以霍光之忠而卒不免于禍君子征凶聖人之戒深矣

兌下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六三為履之主以一陰而居於衆陽之間以柔履剛

犯天下之至危者也自子至寅為三陽三陽乾也而

寅為虎故有履虎之象乾之為卦剛而不可犯亦猶

虎之為物剛猛而不可近也孰能履之而无反噬之

憂哉然六三以柔履剛而虎不見咥是必有其道矣三之為道奈何不過乎以說而應之也三以和說之道而應乎乾故能履而不傷是以亨也莊子曰養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莊子所謂順即易之所謂說也故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古之至人天真內融與物無迕故能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入獸不亂行入

鳥不亂羣其和說之至孰能傷之哉聖人於履示天下後世以涉世之法蓋如此也曰剛曰中曰正皆謂五也五居至尊之位者也充為毀折而五履之宜若病矣然履帝位而不疚者以其有是三者之德光明而不可掩也然則履之為義真聖人處已應世之大者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繫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髙以陳貴賤位矣上

天下渾而貴賤之位已定於三極肇判之先此禮之所由起也君子觀履之象而以辯上下定民志夫民志之不定皆生於上下之分不嚴而各有覬覦之心苟能辨其分之所當得使上者安乎其上下者安乎其下則榮願有餘而爭奪自息尚安有凌犯之習哉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初九以陽剛之資安於在下踐履之有素者也凡人

無一日之素而昧於有行未有能免咎者初九惟其踐履有素是以能獨行其志願之所安以此而往何咎之有叔孫通欲正君臣之義召諸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二生之勇往不反素履者也彼其志趣之所向毅然有大臣之風安肯為一叔孫通而輕變之哉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二以陽居陰安恬自守故其所履之道坦坦自適而無憂坦坦者樂易之狀也九二之所以為履者其幽人之貞乎幽人自居於幽閑僻陋之鄉無所羨慕于外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舉天下之大不足以亂其中之所守履之正而吉也伊尹居於畎畒之中以堯舜之道自樂雖禄之以天下有所弗顧繫馬千駟有所弗視此豈非所謂履道坦坦者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論一卦之體則所以為履之主者三也三以說而應於乾是以履虎尾而不見咥也論六爻之位則三本陰也而居乎陽是不能說者也惟其不能說是以不免有咥人之凶也夫涉世之法以和說為先而和說之道以謙退為本惟能歛其有餘而自處於不足則雖履天下之至危而物莫能傷若夫六三則无其德

而冐其事者也以隂柔之資而居剛强之位如人之眇而自以為能視跛而自以為能履夫眇者之視豈真能有明哉跛者之履豈真能有行哉不過外慕其名而冐為之爾三本不足而自以為有餘此所以履虎尾而見咥也六三之履是武人之事也武夫志乎剛暴而不能自抑往往有為君之志是以凶也其楚靈王之徒歟靈王无桓文之德而僥倖乎湯武之事號召諸侯凌蔑小國横亦甚矣而不知公子棄疾之

得以議乎其後是履虎而有反噬之憂者也觀其投

軀詬天之語銳然有取天下之志而乾谿之禍卒不

免焉此豈非所謂武人為于大君者哉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愬愬憂畏之狀也四居六三武人之上而又廹近於

五其為履虎危亦甚矣四自知其危也而憂畏以保

之是以其志上行而終有其吉所謂終吉者言其始

之或不免也石慶以恭謹而自全於孝武之世張安世以謹畏而獲免於宣帝之朝若二子者其悤悤終吉者乎若夫灌夫以驕溢被誅楊惲以怨望獲罪其亦異乎九四之為吉矣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夬決也五以陽剛之德居至尊之位以夬而決物者也夫剛之為用不可以太過若利刃焉善刀而藏之

則无缺折之傷苟恃刄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刄與物俱傷矣九五之夬履是過乎剛者也惟其過乎剛故雖得正當之位而亦不免乎有危厲之憂然則人君之剛德其可不知冲而用之也哉秦始皇漢武帝皆有過剛之失故秦以之亡而漢亦有虛耗之弊其為危厲亦甚矣箕子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貴其中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祥證也旋反也禍福之來莫不各有其證視其所履之善惡以占其所應之吉凶君子於此可以自反矣上九履道之成自初至五其所履之或得或失皆有以徧觀之是以能自反諸身以獲元吉之慶元吉者以善而得吉者也伊尹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周公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蓋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所謂視履考祥者其此之謂歟

䷊ 乾下 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泰小往大來是陰之屈而陽之伸也陰屈陽信小者往而不復大者來而不止而利於是乎生此其所以吉而且亨

也天地交坤乾是也上下交二五是也坤升而上乾降而下乾坤相交而上下而萬物无不通之氣二以臣而上應於五五以君而下應於二二五相交而上下无不同之志是泰之所以為泰也内陽而外陰則陽用事而陰退居於无用之地矣内健而外順則健者日進而順者不敢抗矣内君子而外小人則君子在位而小人失位矣長如草木之長日盛而日益也消如雨雪之消日融而日釋也夫君子小人之際聖

人之所以為盡心焉者也聖人作易於陽之進則每為之喜於隂之進則每致其憂今泰之為卦三隂三陽雖若相敵而陽有浸長之勢隂有自屈之理故於彖辭復言之豈非深致其喜也哉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泰者至治之世也至治之世不可復有所為尚容以私智加於其間哉故為人君者不過即天地之道而

裁成之因天地之宜而輔相之以左右斯民與之相安於無事而已此保治之道也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舜曰予欲左右有民然則堯舜無為而治豈非居泰之世乎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外即春秋傳所謂同外楚也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以其純潔故祭祀用之君子之象也君子引類而進

如拔茅焉拔其一則根茹相連而起故以進而吉進而吉是進之以正者也然君子之外小人豈誠有心於外之哉以類相從君子之黨勝則小人之黨孤雖非外之乃所以深外之也禹遜於稷契臯陶而四凶之惡無能為狄仁傑引五王於朝而二張之姦不足慮君子引類以外小人其事如此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尚配也主也猶漢尚符璽尚公主之尚荒者小人之荒穢而無所用者也馮河者小人之勇而可使者也荒者包而容之勇者因其才而用之雖至踈至逺未嘗遺也夫如是則在我者无偏繫之心而朋黨之患亡矣二以陽居隂而上應於五此大臣之得位者也二不以其得位自矜而方且恢洪廣大舉天下之小大包而納之於度量之中可容者容之可用者用之是得配於六五中行之君而獲光大之美二可謂有

大臣之量者也夫君子之於小人要當容之以受其歸而不可疾之以甚其惡晉欒氏之難樂王鮒謂范宣子曰曷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夫使宣子能從王鮒之言則二子之勇必為吾用又安有與日曲沃之變哉嗚呼若宣子者是不知用馮河之義者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乾本居上坤本居下泰以相交而互為升降至於九三則天地將復之際也乾不能久安於下而求復於上坤亦不能久安於上而將復於下蓋未有平而不至於陂往而不至於復者泰之極則否乘之是亦勢之必至者矣當此之時而欲求有以使之不至於否則奈何不過以艱守貞而已居至治之極而能以克艱為心持天下之正而不流於變此保泰之道也夫

陰陽之必至於復是其必信之理也吾誠能以艱貞自治則理雖必信而可以无憂而坐享太平之福矣葢天人有相勝之道治亂有可移之理人君知保治之戒則安知泰之不可長享也哉舜之時泰和極治之時也惟其君臣之間知所警懼故后臣克艱之戒警戒無虞之戒惟時惟幾之戒更相儆救而天下之治卒至於天其申命用休茲非所謂艱貞无咎者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富與實皆謂陽也鄰謂二陰也翩翩者欲下之狀四所以能與其鄰翩翩而俱下者以其不富皆失實也而三陽亦有志於復故欣然納之不待告戒而更相孚信焉君子是以知泰之必反為否其勢然也夫陽降而陰升雖有相交之義而實非其心之所欲乃今陽復于上陰反于下上下易位而各安其處茲非其中心之所願者哉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五居尊位故言帝尚書自成湯至于帝乙帝乙紂之父也而史亦謂湯為帝乙京房載成湯嫁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則所謂帝乙疑為成湯言之也婦人謂嫁曰歸雖以帝女之貴猶下嫁于諸侯降尊就卑之義也五以至尊之位而能屈巳以從下九二之剛不恃其尊而以

至柔接下故有帝乙歸妹之象焉夫能忘勢以下人者雖不求福而福自至其為元吉也豈不宜哉然五所以為此者初非有所矯而後然也其好賢下士之誠出於中心之所願欲自然而然者也五在離為中女故曰妹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闕土為隍積而成城城之壞也復歸于隍事之反本

有固然者坤本下也而居於上及其復也則必反於下此何異乎城之復於隍哉上六居泰之極而否乘之是以有岸谷之變方是之時權臣擅命於下天子之號令不出於國邑之中豈可用師以貞之哉用師以貞之貞之不可則反為吝矣何者其命已亂無庸貞也唐明皇天寶之末玩治不戒而成禄山之禍河北二十四州如入无人之境明皇之威命已亂而方且趣哥舒翰而使之出戰一敗塗地而兩京為虛此

犯勿用師之戒其禍豈獨貞吝也哉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者泰之反也泰之極則否乘之向之往者今變而為來矣向之内者今轉而為外矣向之所謂陰與柔

之小人今皆據用事之地矣上下易位天地閉塞而不相交人道絶滅故曰否之匪人也泰之世非无小人也而小人擯棄于外不足以為君子之害此泰之所以為泰也否之世非无君子也而君子遠引退避惟恐小人之陷此否之所以為否也堯舜之世雖有四凶不能為患桀紂之世雖有龍逄比干亦復何益則否泰之相反其君子小人勝負之決乎君子者國之綱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此所以天下无邦也漢

鉤黨之獄唐白馬之禍善良掃地殆盡而漢唐亦隨之以亡所謂天下无邦豈不可畏哉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邦无道富且貴焉耻也无道而富貴豈獨可耻也哉亦有可憂者矣故君子當否之世深自貶損以避其難未嘗敢以爵祿為榮凡所以求免之道也故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可以後亡君子陽陽之詩賢者相招以祿仕雖伶官之賤而不以為辱凡以存身遠害

而已可不悲哉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否之初六即泰之初九之君子也君子在泰則拔茅茹引其類以進在否則拔茅茹引其類以退守貞不屈是以吉且亨也初六之退豈遂忘情於斯世哉其志則未嘗一日而不在乎君矣微子箕子相引以求去而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猶有拳拳不忍之心故曰

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六二小人之黠者也小人曲意以奉承君子非助之也葢欲有以并包之也外示忠信而中藏禍心君子中之此小人之利故曰小人吉也惟大人於此知其陰謀詭計而速去之高舉遠引不亂乎小人之羣故其迹雖否而其道則亨矣陽貨

之見孔子也彼豈知尊聖人哉將以并包之爾而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故一諾之言足以屈小人於言語之外茲非所謂大人否亨者哉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以六居三處非其位者也處非其位不能自安而常有赧然羞媿之心葢雖小人未有无恥者亦惟君子有以媿之也小人知耻而否庶幾可通矣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疇類也離附也四居近君之地盖大臣欲助其君以濟夫否者也否之世小人擅作威福不知有君命之可從而九四能有其君命以忠義自守故小人不得以為之咎而君子之疇皆相附麗以獲其福祉而其志行矣武后屏中宗於外當時之臣豈知有中宗之命令哉而狄仁傑從容之間未嘗一日不以中宗為

言故五王之徒引類而進以成取日虞淵之功所謂

離祉其是之謂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休止也九五有大人之德能止夫否者也天下方否

而五能止之以復於泰則其吉可知矣然五未嘗恃

此以為安也而方且有其亡其亡之戒焉再言之者

戒之切而憂之深也惟其戒之切故其保治之道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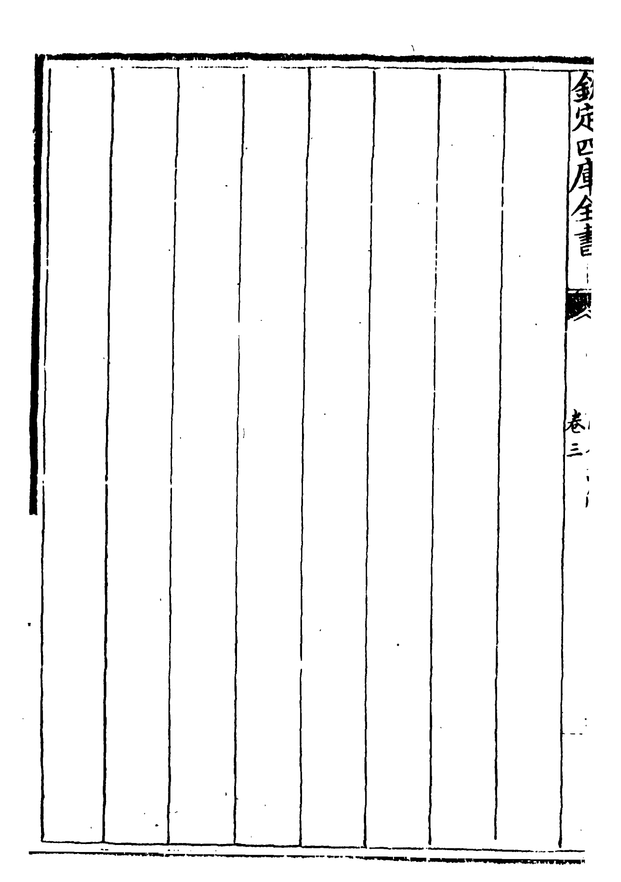
繫於苞桑根本牢固有不可抜之勢而泰可復矣西漢否於新莽之亂而光武中興光武可謂能休否者也而天下既平兢兢如不及審黄石存苞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兹非戒之切而憂之深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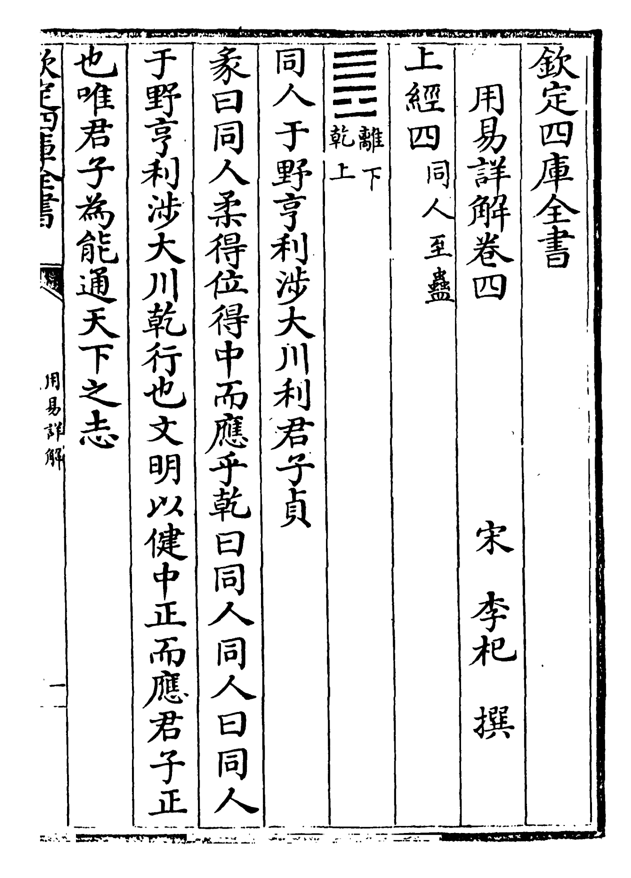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傾反也泰之復否之傾一也泰極則坤復於下否極則乾傾於上事極則反理之必然者也故否之上九

先否而後喜此天地消息盈虛之運豈有終否者哉夏否於桀而湯承之商否於紂而周繼之秦否而漢興隋否而唐起先否後喜自古然矣





用易詳解卷四

宋　李杞　撰

上經四　同人至蠱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者合異爲同之卦也合異爲同惟天下之无心者能之一有心於其間則有偏係之私盖未有能同者也故曰同人于野亨野者廣曠之地也天下之理惟廣大无私者爲足以得天下同然之情故同人自居於廣莫之野四通八達撤去藩籬无所滯礙而所與同者始无有不通者矣惟其无有不通故雖居患難之地而可使相救故曰利涉大川也莊子曰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

相收也夫當禍患之相迫而相收不相棄焉非出於天合者有所不能此所以謂之乾行也然則同人為一卦之主其六二乎二以柔居陰得中得位而上應乎乾同人之大者也文明離也健乾也中正以應合二五而言之也君子和而不同如梁丘據之以水濟水有茍合之患焉此又貴乎君子之正也天下之志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然非君子莫能通之君子以正而通天下之志而天下莫不相與以為君子之

同此同人之所以亨也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二者相合而為同人然乾本陽也離本陰也二者雖同亦有不同者矣故君子以類族辨物類其族而使不相雜辨其物而使不相亂如舜之別生分類蓋以不同而同之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同人之初中无私主出門而遂得其所同則其同也可謂出於无心者矣我无所求彼无所係兩相遭而適相得焉是天下之真同者也而何咎之有孔子之鄭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相親夫子於程子初未始有一日之素也而相得於不期然之中其出門同人之謂歟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以全體論之二為一卦之主同人之正也以六爻論之則二偏應於五其同有不廣者矣同人之道以廣大无私為心而二徒知有五之可宗不能大同而係於私主以是為同鄙吝之道也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如梁丘據之所為君子奚取哉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二與五為應而三四間之二之從五也是三與四之

所欲攻而取之者也故三之於二也既伏戎于草莽之中而又升其高陵以望之然畏五之剛强而不敢進是以三歲不興而至於不能行也春秋之世諸侯之從晉久矣而齊景公欲攘而取之然畏晉之强而未之發也故今年次於五氏明年次於垂葭又明年次于渠蒢兹非所謂三歲不興者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近於五而遠於二亦欲得二者也故乘其墉以攻之四非力之不足者矣惟能知其義之不可是以弗克攻知困而自反於法則焉此其所以吉也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接菑於邾其勢力為何如哉惟其義之所在邾人一言而趙盾自屈於春秋書之曰弗克納者非其力之不能義不可也故傳者謂大其弗克納也然則人能知過而有以自反安有不吉者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二五之相應同人之正也而三四為之間三之伏戎四之乘墉其始不免有外侮之憂然五知其理直而以大師克之是以卒相遇焉此所以先號咷而後笑也晉文公入國之初諸侯為楚所間解體衆矣而城濮一戰之後踐土之盟翕然有大同輯睦之風此非大師克相遇者耶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國外曰郊郊者无人之地也處卦之極高亢在上物无與同故僅能无悔而已卦言同人于野亨而上九同人于郊志未得何也同人于野謂其无所不同者也同人于郊謂其无所與同者也无所不同故亨无所與同故志未得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言舜之所以有其大者以其善與人同而已此大有之所以繼乎同人也夫大有者有之大焉者也六五以陰柔居至尊之位以大中之道待天下而上下五陽皆從而應之五陽為其所有則其有亦大矣然五雖以柔得尊位而其德則剛

健而文明剛健則不屈文明則无蔽是豈徒柔也哉惟其有剛健文明之徳故能應乎天而與時偕行此其所以致元亨之本也故曰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明之極也明之極則有察見淵魚之失故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中庸曰舜其大知也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其是之謂乎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五陽皆當應於五而初九遠在一卦之下獨行无徒乃以无交為害焉雖然无交之為害也豈我之罪哉其所居之勢然也君子於此知所戒懼而以克艱自守則可以无咎矣匪咎與无咎不同匪咎者容或有之但非所自取无咎則直无之也此所以兩言之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二以剛中上應於五六五之君虛中以信任之二之負荷亦重矣故為大車以載謂能勝其任者也于是而有所往尚何咎之有哉雖然大車之載非徒然也必其積德於中者甚厚然後可以任重致遠而無折軸之憂苟其不然未有不敗者也伊尹耕于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其所積久矣是以一旦幡然而起自任以天下之重欲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是民為堯

舜之民兹非大車以載者耶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三以剛居陽位尊權重故曰公用大臣之有為者也夫功蓋世者有不賞之懼而威震主者有猜疑之隙三雖威權太甚而能自通于天子君臣相安功名始終此豈小人之所能居哉使小人居此地嫌勢迫則必有跋扈不制之憂未有不為害者也伊周莽卓之

所以異也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此九三之變也晉文公之納王其功亦大矣而文公猶不能自居請隧之僭召王之舉且不免有僭侈自專之患小人弗克信乎其弗克也哉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彭與旁同謂三也四介居于三與五之兩間三之剛

五之柔三之强五之弱其形也而分不在焉四能近舍乎九三剛强之臣而上應乎六五柔中之君不以勢為强弱而以分為去就可謂知所决擇者矣非明辨且晢其孰能之哉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五為大有之主以柔居中寛厚樂易之至焉者也惟其有寛厚樂易之德无求于物而上下交相應之蓋

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不言而信非徒信也不怒而威非徒威也信之發于由中威之出于道德者也天下猜防之慮常生於誠信之不足吾以信待物而物亦以信報我簡易自將而人不敢犯尚何備之有哉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馬援自隴西來帝袒幘迎笑援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前至蜀公孫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易而无備若光武之為君足以

當之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繫辭曰天之所佑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夫曰信曰順曰尚賢皆六五之德也而吉无不利乃見于上九上九六五之應也唯其有如是之德是以獲如是之應必合二爻為一而後可通也古之聖人成天下

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故能樂善忘勢以盡其尊賢之誠是以天人之交應而福禄無窮非堯舜禹湯文武之聖其能與于此哉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不可有心以為之也有心以為謙是有希覬存焉非謙也世之論謙者以為君子有終其始雖謙其終必亨其始雖卑其終有不可踰寧屈於一時以求伸於後日以是為君子之終而不知此特以利心窺之也夫君子之謙亦出於其性然爾豈計其後而為之哉計其後而為之是僥倖妄意者之為非君子之所謂謙也君子之謙惟知有謙而已其他皆未甞過而問也然而彖言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者何

也曰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此論謙之德也非謂謙有如是之功也其曰君子有終者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然則謙也者是豈可以希覬有心而為之哉天道下濟謂九三也三乾也而光明則六二也二有互體坎也三降而下坤升而上此一卦之全體所以為謙也夫謙者德之盛者也而盈則惡之大者也自天地鬼神以至于人未有不以謙為善以盈為惡者盖自下者人必高之自益者人

必損之其理然也故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然則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信乎其不可踰也昔之聖人盡是道者惟禹為然故愚於六爻皆以禹之事明之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至高者山也裒取其高而使之降至卑者地也增益其卑而使之升抑高舉下之義也君子觀謙之象稱物之多寡以平其施故有餘者損之不足者益之物之

不齊而吾之所施各稱其物是豈容心於其間哉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居下卦之下而以謙自牧謙而又謙者也謙而又謙物莫不與雖當險難之世蔑不濟者故用涉大川吉牧如牧羊之牧視其後者而鞭之自防之義也禹不矜不伐不自滿假以成治水之功用涉大川此之謂也

六二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鳴謙者謙之發於聲音者也以言語為謙宜若小矣然出於中心之所自得而非假乎外是以正而吉也禹之文命敷于四海而九功被于金石其所謂鳴謙者乎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天道下濟謂九三也三一卦之主也以陽下陰勞亦甚矣繫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九三之德也天下之事惟謙最為難安惟勞最為難久而九三之君子至於有終非安於性之自然其孰能之哉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萬民之服亦其宜也禹手胼足胝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可謂勞矣而天下莫與爭能禹豈有心於服

人哉

六四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撝謙者拱揖指撝无往而不謙之謂也惟其无往而不謙是以无往而不利然非勉强而能也不煩繩削而自合乎法則爾故曰不違則也禹左準繩右規矩聞善言則拜其撝謙之謂乎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書曰臣哉鄰哉鄰即臣也謂九三也六五以柔居尊位自謙其不富而能用九三勞謙之臣故以之侵伐不服无不利者此帝舜命禹徂征之事也舜以倦勤遜于禹是不富以其鄰也而有苗弗率乃命禹徂征此豈非利用侵伐者耶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之鳴謙與六二之鳴謙一也六二鳴謙而中心得者其鳴也人皆應之上六鳴謙而志未得則人有不服者矣人有不服故利用行師以征邑國夫當謙之世而至於用兵疑若不可者然以威濟恩而得夫中道何不可之有故曰可用行師也其大禹誓師之舉乎禹受舜之命會羣后而誓之此鳴謙者也而三旬苗民逆命則禹之志為未得矣然禹受伯益滿招損謙獲益之言班師而歸舞干羽而苗民格信乎謙

之果足以服人也哉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初六鳴豫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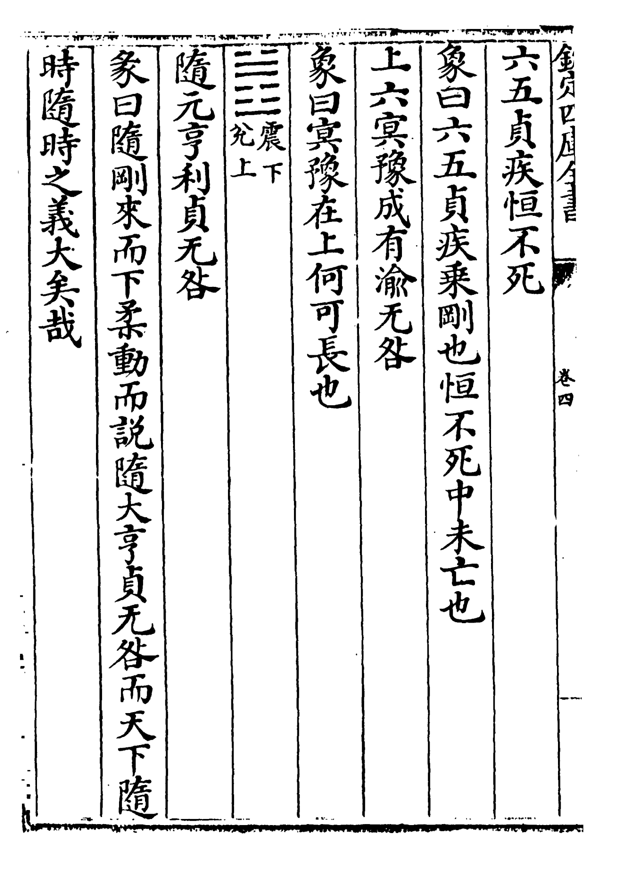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説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

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者衰敝之世也春秋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又秦醫和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謂之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自二子之言觀之則蠱為衰敝之世明矣夫蠱自泰來者也初九之剛升而為上上六之柔降而居下下而為巽之順上而為

艮之止故曰巽而止蠱方泰之世天下至治之極上下安恬不為之戒而衰敝之變乘之此上六之城復于隍所以為蠱也當此之時而欲治蠱其可憚於有所作為哉蓋衰敝之世正如大川之決奔潰四出苟非有濟難之才莫克有功故欲其犯大難冐大險勇往必為以成其事也庚甲為號令之始庚有變更之義而甲為十日之首皆取其更新之意也天下方安於蠱而吾欲作而新之人情偷惰之久其可驟革之

哉故必先甲三日以今之後甲三日以申之而後庶乎其可變矣甲納於乾而初乾之變也乾以元亨治天下此蠱元亨而天下治也泰變而為蠱治蠱以復於泰始亂而後治亂之終即治之始也天運之固然其亦初六復變而為乾也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振者作而新之之謂也蠱之世斯民偷惰而不事事故必有以振而起之以育其德使民皆有進德之念

則怠惰之習可去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蠱之敝非一日之積也承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子之象焉初六在下卦之下得巽之體巽以行權是能幹蠱者也父子之間父有敝事子從而幹之則可謂有子矣有子則考可以无咎然以子而幹父則為改父之道其迹似逆而其心則順故始不免於

危其終必吉何者以其不從父之命而從其義不述其事而承其意也秦皇漢武皆有奢侈窮黷之失而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始皇之後繼以二世則為無子武帝之後繼以孝昭則有子也故後世論武帝者猶在七制之列豈特无咎也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母謂五也五以柔居尊位母道也婦人女子之性喜

順而惡逆順之則或可以巽入逆之則益縱其忿厲而不可解是豈可强正之哉惟得中道不剛不柔庶乎其可矣唐睿宗居武韋之世從容自處以免于難卒成安李之功其知不可貞之義耶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之幹蠱與初六之幹蠱一也然初六終吉而九三小有悔者以其用剛之過也三以陽居陽用剛太

過幾乎傷恩故至於小有所悔然原其用心則本乎孝愛故雖有悔而終无大咎也唐太宗當武徳之末年功高望重父子之間幾不免有投杼之惑兹非小有悔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裕益也父之蠱子幹之孝也不能幹之又從而益之以此而往則吝矣孝元優柔不斷而成帝之優柔愈

甚代宗專務姑息而德宗之姑息又過之兹非反所以裕之耶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自二之正應論之則五為母自五論之則五為君盖善于幹蠱者也柔居尊位而得中正故能承之以德而以譽歸之此善則稱親之義也唐宗在唐本中材之主惟明皇有大功而推尊於父故唐宗至今猶得

賢君之名可謂幹父用譽者矣武王卒伐商以廣文王之聲亦此類是耶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處卦之極蠱道成矣君子於此高舉遠引而不事其事豈遂忘情於斯世也哉知其非力之所能及故寧高尚以全其志此醫和所謂疾不可為者也

